

董 毅◎著 王金昌◎整理

BEIPING
RIJI

(1939年—1943年)

(一)

北平日记

王金昌日记收藏系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北平日记

(1939年—1943年)

(一)

董毅◎著

王金昌◎整理

王金昌日记收藏系列——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孙兴民

责任编辑:孙兴民 薛岸杨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高 敏 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平日记:1939年~1943年/董毅著;王金昌整理.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01-013780-3

I. ①北… II. ①董…②王…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现代②北京市-
地方史-史料-1939~1943 IV. ①I266.5②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3243号

北平日记(1939年—1943年)

BEIPING RIJI(1939 NIAN—1943 NIAN)

董毅著 王金昌整理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05

字数:1558千字 印数:0,001-6,000册

ISBN 978-7-01-013780-3 定价:180.00元(全五册)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北平日记》概述

——编者的话

本日记是收藏者王金昌先生从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偶然购得的，一共为20本，时间从1938年至1943年。

(1)日记作者董毅出身于民国初年的一个封建仕宦家庭，家境殷实，但随着时代变化，军阀混战，社会紊乱，经济式微，民生凋敝，其家庭逐渐衰落破败，在由少年到青年时期，便历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到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1938年他上了辅仁大学国文系，作为一名学生，他饱尝日寇侵华、社会动乱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

(2)日记时间跨度正好从1938年到1943年，乃是日寇统治下的北平时期。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正经历全民抗战时代。

(3)日记内容大多是关于作者上学时期在学校的学习，家庭生活和社会人际纠纷，与社会各层人士的来往，风俗礼节及其爱情经历和心路历程等等，反映了在日伪统治时期北平老百姓日常生活状况和社会人文。限于作者自身的生活圈子和人生经历，日记较少直接写日寇侵占北平屠杀抢掠的罪恶行径，但是对于日寇给北平普通老百姓带来的生命威胁和造成的生活困苦以及生活在恐惧、压抑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却有细腻的记载，同时日记中也反映了像作者那代正值风华正茂的北平爱国青年对日寇侵略兽行的愤懑仇恨和沦陷区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

(4)随着作者进入大学和社会经验的增加，日记内容也日渐丰富，不但有日常生活记叙，还有对方心理揣摩和自我心理剖析。从他父亲病危去世，到大家庭解体，家道衰落，作者不得不承担料理一家的生活重压，因此其对人对事在情感心理上都发生了微妙而深沉的变化，日记也越来越记叙详细，环境的状



北平日记

写与人物的行为活动和心理变化相映成趣,心理情感描写尤其细腻深刻,对他身边经常交往的那些人物性格形象刻画深刻,读来如置身其境,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

(5)日伪统治时期的北平,社会市民生活方面的资料能完全保存下来的不多,特别是关于中、上层社会生活情况的记录尤为缺乏,这无疑给当代历史学者研究北平沦陷时期社会生活情况带来了难题。本日记作者出生于民国初年仕宦家庭,从社会分层来看,属于中、上层社会,日记记载的既是作者个人在日伪统治时期北平那段历史的写真,也是北平中、上层市民日常生活最生动翔实的材料,虽然作者由于生活局限对日寇侵略中国的残酷性记录得不够,但是对于日寇侵占北平时期北平市民生活的真实性记录,可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研究北平提供真切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6)日记作者系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有很深的文学素养,日记在记述其日常生活活动时,不是像我们见到许多名人日记,只是简单地把每日吃喝拉撒和与人交往的行为罗列,而是描述事件的过程和作者对人对事的思想态度及其由此引起的细微心理活动,用笔生动,语言流畅,有很强的可读性。

日伪时期北平的一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

——读《北平日记》

王金昌

读《北平日记》，我们是在读北平沦陷时期的真实历史。而且，日记往往比回忆录更加准确更加真实。

历史书往往是抽取社会生活中的大事，而忽略了决定和影响历史本质的丰富的生活细节及其支流。实际上，历史是由千千万万个体生活共同构筑的画卷，每一个个体生活的真实记录都是构成历史的珍贵材料。

——王金昌读《北平日记》题记

继1939年的《北平日记》在2009年出版以后，笔者又经过六年整理，1940、1941、1942、1943年的日记手稿终于脱稿，合计共约150余万字。几多心血，今日终于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完成并付梓。抚书而叹，感慨良多。

缘由还需追溯到2006年10月份，那是个周末，我在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发现了一沓很厚的手写日记本，我数了数，编号从第2本到第21本（第1本已丢失），计有20本，约150万字，记载了作者自1938年4月11日到1943年12月15日这段时间的生活历程。其中1939年、1940年、1941年和1942年的日记完整无缺且一天不漏，1943年1月至4月，中间隔了五个月又从10月起至12月15日止，共计1700余天，150余万字。看着整洁的日记和漂亮的蓝墨水钢笔字及行云流水般的书写，我坐在摊主铁皮简易屋前的小板凳上，不觉看了两个小时，站起来时手脚全麻木了。阅读这部日记，感觉到无论是在史料性还是社会民俗性方面这部日记



北平日记

都具有很高的价值，特别是，北平这个古老国都中的人民在外来倭寇统治下的生活状态和被扭曲的心态在日记中都有着细致的描写，其记载日寇侵华后社会凋敝动乱之苦难群像，可以说是一部辞典，一部北平沦陷时期的史书。

从出让日记的旧书商手里获得一个邮戳为1982年的信封，上面写有该日记作者董毅的地址。书商说，这些日记本是80年代从作者家中流出，之后辗转到市场的。我们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日记作者。经与作者及其家属协商，同意将日记交付出版。

作者董毅是伪北平时期辅仁大学国文系的一位青年学生。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出身民初仕宦家庭，家境殷实，父亲曾在北洋政府所辖天津任职，生有六个子女。但随着军阀混战，异国入侵，社会紊乱，民生凋敝，家境逐渐衰败下来；同时因为其庶出的身份，在家族中地位低微，也让他形成了倔强敏感的性格。他从小读私塾，诵“四书五经”，在北京志成中学毕业。1938年9月，他考取了辅仁大学国文系。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一名青年学生，他饱尝日寇侵华、社会动乱之苦难。

在日寇统治下的北平，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在日记中也如实展现。

如1940年2月21日记载：

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四分一块。昨买三块豆腐，两把菠菜，代价二毛。大米一百廿八元一石，次米三毛七八一斤，还没处买；面一元八一斤。其余无不奇，即不知以后如何生活也！言来不胜浩叹，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下午小刘来，小坐即去，下午买米一百廿三斤，代价四十四元七毛，合三毛六分一斤。从前亦只一毛余，三元一袋之白面，今涨至七倍，而闻昆明一袋面售四十元，真为前所未有之现象也。

1941年5月15日记载：

回家来又与娘等谈及家务，不觉一想起便愁烦之至。本来

每月六七十元，在此时生活程度如此之高，只够苦过的，零七八碎的用项，一切米面房租等皆无着落。食衣住为三项大宗，皆无办法，而又无额外进项，每月非典当即卖物，以维家计，每月不足用，精神实极烦苦。而家无恒产，又值此时局又有何妙法？！至佳之法为发二笔横财，买马票，买奖券皆无把握，碰运气之事！除非现在我便去谋事，但是只差一年就毕业，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我的成绩同心绪大受影响，要好真难也，恨我不幸，遇此时艰！恨我年幼，负此重担！……

透过作者的日常生活往来，读者也可以清晰地感知当时抗战的氛围。

如1939年3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常常想到许多亲戚朋友同学，认得的，耳闻的，许许多多都到南方去了。有的告诉我南方生活之奇事与困难，一路上之苦况，而我必心中立刻羡慕他们，钦佩他们的勇敢，而自惭自己不能去南方。

这里所谓南方包括重庆和昆明非沦陷区。北平有志青年都一个个跑到南方去了，说明当时抗日情绪的高涨及作者因家庭拖累而不能施其抱负的苦闷心境。

1940年11月30日写道：

总观近来在“以文会友”栏中所见之文章，于“自序”“与友人书”二题目中看来，大多数皆系受此次事变（指“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影响，家中受打击，因之高中毕业不能升学，或因其他种种原因停学二三年后上学，但受战争而中止，因事变关系，家人、兄弟、好友相离散，南北相隔，不能相见。回思往事，不禁依恋，向往之至。可见此次事变中国物质上之损失以外，精神上的损失不可胜计，不知此次断送了、堕落了、成就了、落魄了多少中国有为的青年！思之惘然！

字里行间流露出沦陷区人民对日寇侵略兽行的愤懑仇恨和北平爱国青年日日高涨的抗日排倭情绪。

1941年1月5日的日记记载：



北平日记

日前因西皇城根有二日本兵及一日中佐白昼被暴汉阻击打死，传为骑一无车捐之自行车人，于是一时查车捐特别紧。

1943年10月10日又写道：

今天又逢双十佳节，在此环境下又是什么心情！想想大好河山，如今如此破碎，不知何时方能收拾清楚，国土破碎，同胞受苦，不知何时方能恢复原来面目。这个可怜古老的国家，这些可怜受罪的人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享到普天同庆的快乐！

从父亲病危去世，到大家庭解体，家道衰落，作者不得不承担料理一家的生活重压，因此随着作者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的增加，其对人对事在情感心理上都发生了微妙而深沉的变化，日记也越来越记叙详细，内容也日渐丰富，不但有日常生活记叙，还有对方心理揣摩和自我心理剖析，环境的状写与人物的行为活动和心理变化，耐人寻味。

恋爱是每个青年都会触碰到的青涩的果子，无论环境好坏都无法压制住他们心底那一丝温暖的光。作者生逢乱世，家道中落，虽与女孩青梅竹马，但爱情却难以表白。且看他如何用细腻的文笔写自己初恋的心理感受及其与心上人相互闹别扭、生烦恼的经过。

1940年7月2日的日记写道：

我这支笔太笨，一点也写不出，我现在是多么热烈、疯狂、不顾一切的那么爱着斌，偶尔翻阅以前的日记都不足以表示出我内心热情的十分之一，她简直是成了我的第二生命，她的一举一动，我都留心，甚至极琐碎的地方。为她想的地方的周到，她随便说的一句话和她所喜好或缺少的事物，我都尽我的力去办到，有时连她自己都不知道，都不留心的事，我有时都会注意到。为了她甘心去奔跑去忙碌，甚至于不顾一切的忍受他人的闲话或讥讽。以前向来所不甘受的也都受了，各种的委曲也全都忍受，简直甘心为她的奴隶！我是那么的爱着她，做个爱人的奴隶也不算什么！何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我简直是写不出我现在心里是多么的爱着斌，至于为了她而受怎么样的委曲，那都是我自己甘心愿意。

……她又把那个可爱的小弟弟抱来，胖胖的，两眼黑漆漆的，天真无邪的看着人，是十分的好玩。斌十分的疼他，对这胖子小弟弟，哎呀亲呀的吻个不停，十分表露出女子的天性，与母爱的潜发性来。我看了十分的好笑，和她在一起站着，逗着她怀里抱着的胖 Baby，便幻想出哪一天斌抱一个她的小宝贝我来逗她玩玩呢！看她疼小孩子的样子，简直无以复加，我向她挑逗一句：“如果以后你有了小孩，一定是只知疼小孩子，不顾得爱大人了。”她立刻毫不迟疑地说：“那不干你事！”我听了心里一阵凉凉呆呆的，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总是那般热烈的希望着，她始终绝望的当头给我一瓢冷水。我真不敢想到会有一天我爱的人完全在别人的怀里！但恶魔似的幻影在我眼前闪出，向我狞笑，一把尖刀刺入我心中一般令我痛苦，不由得使我退后一步，她这一句话，简直把我和她隔离得十万八千里还远，虽然现在是在站在相距还不到七八尺远的地方，我近来觉我自己变得有些神经质，她却常在不介意中说出一两句令我十分痛心、灰心、悲哀的话，她自己却毫不晓得，而我更是习惯地努力抑制住我的反应，极力把她完全埋在心中的一角，现在或许已经积下了不少，就像今天偶尔的一句话，在不到一分钟内，我内心所起的变化都是那么大呢！站在院中默默无言，静立了一刻，她遂招呼她小弟一同回去午饭了，我一直目送她走出大门，才怅怅进屋看报。

……我不明白的是，她会和陌生的男子在深夜一起看电影，吃饭，跳舞，而和我在一块出去看晚场，像避毒蛇般的可怕，而她又说是那么爱着我，岂不是矛盾吗？！（也许是因为我请不起她去新月食堂，又没去过北京饭店，晚上回来没有汽车送她回家的缘故吧！不过这是我这么想而已，我爱的斌不会这么想的，就是爱慕虚荣，也不至于这样被享受所迷惑吧！）她又半似浅笑、半似鄙视地说：“你不请罢了，说别的干吗？”哼！我没有请过她看过电影？一时不觉脱口答道：“我怎么请得起呢？”说出了以后，



她似有点变色，我也很后悔，她生气了，明明地叫了她小弟就往亚北走，也不再理我。我那时，为了自尊心当然也有点生气，虽是仍然爱着她，真想回家算了，但终于忍住，随他们上楼，吃了两根冰棍，静默默的，他俩的脸色真比冰棍还冰冷呢，一路上也没话，不高兴最好少讲话，勉强陪着她走。又到菜市口她给五妹买了东西，绕土地庙回来，一路上心里又气又难过，真是何苦，早知如此不去好不！？哪里是遛大街，简直是遛了一肚子的气，回来，真是难得痛快！想起早晨和晚上自己的痴呆，不觉可笑自己，又可恨自己，太无聊了。

今夜的举动，大半仍是神经过敏的缘故吧！或许是在热恋成熟的时候，互相爱的太过了，不免因“求全责备”而不时闹些小意见，可是使我心中十分的难受，却不是好玩的事，晚上自己折腾了半天，气吼吼地来回走，约十一点半才睡。

这段炽热的初恋烦恼和心理独白的文字像火燃一样，读来真是活蹦乱跳，如发生在身旁。对于自己这段初恋，作者一开始就有交代，他在1938年9月3日写道：

我今天一下午写下了这些一半是追记我和斌初识的情形，一半是万一我死了，有人翻开了我的日记，也知道我曾经爱过斌这么一个女孩子！

可见作者也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初恋经过和情感体验通过日记真实地记录下来，传诸后人。尤其是对他身边经常交往的那些人物，总是从心理、性格等角度来传达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形象刻画，令人如置身其境，感同身受。

作者在记录北平当时的市民风俗、生活习惯时也是用笔无处不到，对他父亲逝世的记载，从丧事安排、灵堂祭奠、出殡过程及灵柩安放等等记录得非常细致，读后可以想见当时北平丧葬礼仪和风俗。如1939年4月21日父亲过世，他在日记中长篇累牍地表达了自己的哀痛和年少失怙的无助与凄惶：

丁父忧，民国二十八年，尧历三月初二日。

呜呼，苍天！伤极，痛亟！吾最热爱之父亲今日舍我等而仙逝矣！

昨夜失眠，今晨迷惘中听见娘在唤我：“老二！老二！快些起来，爹爹不好了！”此一语惊得我一跳而起，急忙匆促穿上衣服，头未梳，脸也未洗，时快九点，大哥在床前，娘在床边上，父亲仰面朝天地躺着，脸色黄极，鼻青色，眼睛微睁，有些向上翻，定定的没有神，口微张，胸口一起一伏地在喘气，正在和死神做最后的挣扎，我和大哥把父亲两手放直，手指握拳，大家帮忙穿上布衣裤褂，眼看着气息渐微，这时九姐及九姐夫，李娘亦来，终延至九点十分正，最疼我的父亲竟离我等而长逝矣。唉！那时眼泪不自主的流出来了，悲哀极了，痛苦流涕地哭了半晌，换下被褥，父身上盖好一层红单，脸上蒙了一幅白色绸巾，就这样很安静的西去了！

……娘移至书房睡，想系悲哀过度，疲倦十时许即睡，我心中悲痛，杂乱不能入眠，起至北上屋者数次，父亲一人独卧至空无一物的床上，直挺挺的躺着，穿着一身朝服，想不到昨夜还能转动看视的人，今天竟去世了呢！昨天下午刘大夫来了，心里十分明白，还举手给先生拱拱手示意呢！星期三星期四二日已是舌头僵硬不能言语，父自病后，每日皆一心一意地望他自己好，并未绝望说是自己好不了，心里一点不糊涂，说什么话都听得明明白白，一直到去世的前夜，若非年青平素身体强健，这种磨人的病早就不能支持到这么久呢！……想到人都要有个死的，将来谁也逃不脱这个关，真是无聊得很，一切都完了，在人吐完最后一口气以后，想到此，人真是无意思极了，万念俱灰，徘徊寻思，独自凭吊，至午夜十二时半始寝。

一尽哀思之余，作者以极为详尽的笔调，描写了父亲入棺、出殡、下葬，家人守灵、祭拜、吊丧等过程，反映了当时的殡葬风俗。1939年4月21日还写道：

给父亲穿上预备好的孝袍子，一身白了，指挥仆役搬东西，



北平日记

下房摆好做帐房，堂屋搬空了，都堆到东屋，隔扇折开，堂屋门亦拆了，父亲卧的床上，帐子去掉，床架折下，一时上午各处打电话，把上学的小孩子全叫回来，一面又打电话通知亲友，一面写稿子叫人去印报丧条，摆好供桌子在床前点上烛香，跪拜哭泣，下午郑家，王揖庭，陈书琨，老墙根一帮都来了，行礼时得在旁边陪着跪拜。七姐五姐亦来，哭了半天，下午四五时许穿衣裳，裁缝来，预先把衣服一件件全都套好，领子，下摆都绷好，计上身共十三重，下身十一重，头戴朝帽，领挂一串木朝珠，衣均是绸子及丝棉，脚穿丝棉袜一双，登朝靴一双，手亦用丝棉裹好，左手并持一小纸包，内包些许茶叶及画，不知是何用意，衣服不用扣子，皆用带子连紧，每一件衣服系好以后，即用剪，剪下一点，称之为子孙带。晚并供饭，晚饭即在一处吃，菜钱由西院处付，米由我处取出，纷乱了一天，香不能断，即叫昔日厨子老孙及周先生在屋内看守，尚有拉车孙姓及李姓仆轮流上下半夜看守火烛，香不能断。

4月22日父亲入棺：

昨日爹爹尽天年，计生于清咸丰辛酉年四月十三日卯时，于大限中华民国己卯年三月初二日巳时，病故，享寿七十九岁。年岁不可谓之不老矣，惜于此离乱之际故去，经济不充裕，一切均草率简陋。然此时甚乱，以后更不知变成何样局面，且子孙不少，名望亦有，此亦一喜一忧也。今日上午起亲友即陆续前来，不时屋中传出哭泣之声，我耳听麻木，竟不下泪，但衷心之难受与悲戚，又非第二人所得知者也，下午三时许四时左右，实行大殓，力家，陈家，郑家等亲友，均聚集于堂屋，寿材抬进来（做此寿材之日，取一二块木料，在祖宗位前供一下，意思意思）盖放一边，然后由大哥捧头，我捧父足，再由裁缝，弟姪等相助，抬至堂屋搁在寿材盖上，其余诸人均跪在一旁痛哭，我亦往棺内垫深约半掌厚之锥木末，木末上铺上一层大张豆纸，上盖一块七星板，棺内沿边均钉有一周红绸子，此时裁缝等七手八脚，用一

床丝棉被包起来，连头亦包上，此生除看像片以外，不能再睹父亲之庐山真面目矣！呜呼，痛哉！丝棉被包好，上捆以花样，用棉绸撕成条，系好，即高举安置棺中，父即永远安眠其中矣。旁边空隙，以备好之灯草包塞满，不使晃动，上再加以许多灯草，再盖上一层板子，用竹钉，钉好，再上盖按上元宝钉，削平，沿边一道黑漆封口，然后供桌摆上日常父亲所用食具以及零星用品，如牙刷，脸盆，木背挠，暖瓶，小帽，痰罐等等，香火仍不断，旁并有一长明灯，家人拜后，孝子在旁答跪，每一个行礼，如此一幕入殓大礼至此遂告完成，并烧纸钱，晚又供饭，供茶水，每供前并问小钱卦，在香上绕风匝，坠落如系两泪。“闷”则所问之话对，否则不对，则再想别话询问。至对了之时为止，今晚与大哥及二仆同宿堂屋陪灵，凄凉，惨淡之灯光下又是一番光景，我就在这冷清静谧一口黑棺旁（里边是我最亲爱的父亲），这么一种说不出的悲痛悽惻哀婉的空气中睡着了，今日《古学丛刊》寄来一本，可惜爹也未看见。

4月23日亲朋都来祭拜：

今天接三了！三天了，一清早大鼓小鼓吹手等等都来了，孝帘子是白布缝成的，用竹竿子挂起来，里边我和大哥及四、五二弟跪的地方，外边是孙子跪的地方，灵右是女人坐的地方，前是供桌上放点心，长明灯，立着一张大像片，早上来的人还少，下午渐渐的多起来，一直跪着磕了不知多少头，同乡来的真不算少，后来在来宾簿上一查，计有七十余人，下午，维勤，雯，晏来了，孙祁也来了，更想不到的是王庆华治华金大信大智四兄弟也来了，中午吃的是北方面席，好不难吃，下午请客人，据说还是那个，真难看死人！晚上五六点才去送库，只有两个顶马，四人抬的一顶前清二品大员坐的蓝顶绿边大纸轿子而已，太少了。忙乱了一天，晚上很快地就睡着了，白事一出来，墙上本来挂的满墙书画全都摘下来，一眼望过去，显得那么空似的！今天妈妈又哭了半天，悲痛之极，我虽挣不出眼泪来，可是听见他们大家



北平日记

哭，心里一抽一抽的更是难过极了，像一把刀在胸口上扎一般！

在亲人故去的头七天内，作为儿子是要守灵、上供的。在这七天内断断续续地写道：

在未出殓以前是得陪灵睡觉的，晚上还得供饭供茶，这样供到七七四十九天。到七七以后（六七那天是由女儿家送菜），则每逢每月十四，三十两天供，一直到三年以后方才截止，夜里供桌上的长明灯，恍惚的陪我于朦胧中去会周公，又于一天之末休息了，今日下午大风遮天而起。

……今天是头七，下午三四时许上供，五姐回来，七姐未归，今天的供菜比平常的多，上供时子孙一行跪在灵前，由一人司仪，先杯箸，而后汤、菜、饭、元宝等，皆在长子手中盘子中一放，向上齐额一举，而后行礼此仪，然后举哀，家人拜罢烧箔，然后进晚餐。今日决定五月一日出殓，在家不过一七，连二七都无有，反正此次一切都是由大哥一手经理，我不懂，亦不过问。一切随他去办，并言此次出殓只通知亲戚，其余一切朋友同乡均不通知，我不懂，亦不管，唯唯而已。不觉回眼一看父亲的那口棺木和慈祥和蔼的像片，不禁慨然。

回来晚了，已供过晚饭，大家尚未散，大哥告诉我说先头问钱，问什么也不对，后来问你尚未回来，父不放心？一下就对了，所以这钱是真灵，下次早些回来，免得爹爹不放心。钱是两个制钱，用红绳穿系，在父临终之日，在他手上沾一沾掷下来是两个“闷”，则以后问钱在香上绕几下，心中默祝，掷下是两个闷的就对了，否则不对，再想别的话问，其实上供、问钱等都是无用，无济于事的，在生时多孝顺些比死后一万倍都强，不过哭了，上供了等等都是一份为人子之心，表示悲哀，和不忘罢了！正是“何曾一滴到九泉？！”

5月1日父亲出殓，作者记录：

清晨五时半即起，夜中未好安眠，时睡时醒（昨晚九时动棺，以红布一块，清水一盆，举布假拭棺上，搁在一旁，俟今日

出殡以后再倒，并置盐一包秤一个于棺后，谓之压煞气，迷信也)。早起沐浴早餐以后，即将做孝子之全副行头，白帽，帽带，白袍，麻带，白腰带白鞋，一律布制，穿戴好以后，静等亲友来齐一块起行，不知大哥何意，此次父在家只摆一七，固然是时局不靖，火烛留心，以早出一日为安心，然终觉难看，为亲友所笑，此次一切归他办理，知者当能谅，我年幼无知也，吾父在天之灵知我苦衷亦，必恤我也。晨九时左右，陈书琨老伯来，继之力家亲友均来，今日大哥对诸亲友均未通知，意谓不需大事铺张，时局如此也，只至近之亲友，如五姐七姐，力家等而已。国姪前日人尚好，昨日竟病倒不能起，昏迷竟日，今日当然亦不能随殡而行，亦可谓之巧矣。九时半吹打两番以后，大哥我四弟五弟等以次随行，棺出，后随家眷，哭哭啼啼起行出发，门口上围满了人，完全又表现出中国人那么无聊的，好参热闹，起哄，或是乘火打劫的心理来看一些不觉见的事故。小槨抬出了大门，爹爹永不再进此门了，换上了三十二人的大槨，顺老墙根走。今日天晴，无风，老墙根有三寸厚的土，弄了两脚鞋的土而做了一个白布逢子，由四个孩子撑着挡太阳，还不觉得怎样。走五条，达智桥，再顺宣武门大街往南翻，经菜市口往西，一路上有十余个茶桌，都得跪着饮，经菜市口往西，至教子胡同南口走小道，此际四处即像郊外，阡陌纵横，野趣苍然。小道狭仄，抬殡者谓不能行，须换小槨抬，大哥不允，于是将就抬过，至万寿西宫，抬至大殿内停好，预备油漆以后，即暂权栖于后面空地内，俟时局平定以后再行起运回闽安葬。此则更不知在何年何月何日矣。拜罢，同至后面空地择大松下一空地，距李泌庵约一丈左右，地下有友伴矣。约十二时半归来，此行去时马车七辆，回来我与五姐七姐一车，我意以为可稍谈谈，五姐七姐皆劝我要听大哥的话，一切由他去办理，我本来就是听他话，一切他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归家进门迈一火盆，接三那日吃麦席，坏极，都是北方味，怪极。今日午饭尚佳，娘因心中悲痛过度，至家即卧倒，发热不



北平日记

思饮食，午饭未食，至三时左右，始进挂麦少许，三时许五姐七姐归去，我则在屋中陪娘坐看书，消遣。父之像片安位于堂屋北墙西边，日供早点午饭，晚饭，晚茶。

日记记录了天气状况以及气候特征，写了北平春天的野花和鸟鸣、夏天的沉闷和雷雨、春秋天的风沙和黄尘、冬天的雨雪和冰冻等生态环境，这都为今天研究北平的气象和物候留下了第一手的资料。日记还多次记录儿童的猜谜、过家家，成人的竹战、逛庙会、看京戏、上影院等市民主要娱乐形式。

本人对抗战题材的小说尤有兴味，出版有《沦陷区的女人》及《北平四合院》等。当朋友们知道我整理出版民国时期的日记，大都感到不解，认为自己既有大量的抗战时期的写作素材和题材，用那么多时间整理出版别人的日记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没有多少助益。而且在文化浮躁的大环境下，记载七八十年前生活琐碎的日记也不可能成为当代畅销书。

在笔者看来并非如此。反映日伪时期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著名的比如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祁家四代人的生活非常贴近北平百姓的生活现实，但那毕竟还是文学作品。读《四世同堂》，我们是在读反映北平沦陷时期的文学作品；而读《北平日记》，我们更是在读北平沦陷时期的每一天的真实历史，而且，不只是文学性更佳，日记比回忆录也更加真实。《北平日记》的作者所处的家庭背景，虽然有极大的局限性，但他记载的既是作者个人在日伪统治时期北平那段历史，也是北平中层市民最生动最翔实的日常生活现实。大至政治环境，抗战氛围，小到百姓家常，比如每天的天气状况，邻里矛盾，世情恋爱及婚丧嫁娶等等，都有涉猎。这些可为曾生活在那个时代现仍健在的人或许提供一些回顾重温那段历史的素材，可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研究北平社会生活提供真切的第一手资料，还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扇窥视旧北平的窗口。基于此，既然日记最终落于自己之手，出于作家的社会责任，责无旁贷，也应将它公布于世。